

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精要

一、論文名稱

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Hakka, Mandarin and Southern Min: The Interaction of Negatives with Modality, Aspect, and Interrogatives

客語、華語及閩南語的語法化：以否定詞為例，兼論模態、時貌及疑問標記

二、作者

楊惠玲

三、獎助年度

102 年度

四、獎助金額

新台幣捌萬元

五、研究過程(含研究方法、研究對象、研究工具等)

本論文採取歷時與共時(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)分析模式。當代閩南語語料主要採自胡萬川教授所主導研究之閩南語故事集；客語語料除了引用既有文獻之外，其他為徵詢兩位海陸口音之發音人而得；華語語句則為筆者自造，經與母語人士確認修正。在標音系統方面，客語及閩南語遵照教育部之字典體系；華語語料則採漢語拼音。而歷時資料則取自漢語大字典及相關史籍，除荔鏡記外，凡歷史語料亦採漢語拼音系統。

六、主要研究發現

本論文探討漢語三個方言（包括客語 Hakka、華語 Mandarin 及閩南語 Southern Min）否定詞之語法化。¹ 次標題說明了本論文聚焦於否定詞用於不同的模態（modals; 能力、情願及義務）與時貌（aspect; 完成貌）之情況。除了分析閩南語五組肯否定組合(affirmative-negative sets)，並比較以上三種語言之異同，同時也討論了否定詞重新分析(reanalysis)為疑問標記之現象。

就歷時層面而言，本研究發現許多中文否定字都源自動詞，而歷經多階段的重新分析，在形式句法語法樹之呈現為：中心語的位置從 V 到 T，再從 T 到 C。本研究採用 head-to-head movement(中心語位移)的概念來詮釋上述的重新分析，此分析模式結合自生成語法(generative grammar)框架之製圖理論(cartography, e.g. Cinque 1997 & Rizzi 1997)及經濟原則(economy principles, Chomsky 1995)。

¹ 按各語言漢語拼音名稱中的第一個字母排序。

共時語料（肯定詞組）

首先討論否定詞所對應之肯定模態詞及時貌詞。閩南語肯定詞具有重複的現象，通常為兩個近義字的組合，如表一粗黑體字所標示。

表一 閩南語肯定詞

	動詞	模態詞
<i>e</i> 'can'; 'will'	<i>e-hiau</i> 'can; able' 解曉	<i>e-hiau</i> 'can' (ability 能力義) <i>e-sai</i> 解使 'can' (permission 允准義) <i>e</i> (futuraity 未來義)
<i>beh</i> 'want'	<i>siunn-beh</i> 想欲 <i>ai; beh-tih; ai-tih</i> 愛得	<i>siunn-beh</i> <i>beh, ai, beh-ai</i> 欲愛
<i>tiob</i> : 'need'	<i>ai</i>	<i>tiob, ai, tiob-ai</i> 著愛

在近義字的組合中，原動詞失去了重要的語意特徵(semantic features)，而第二個動詞補入，成為更新詞(renewal)。舉例如下：楊秀芳(2001)提出閩南語 *e* 之本字應為「解」，該字具有「知悉；了解」之意，舊時可單獨作為動詞使用。然而當今台灣閩南語以 *e-hiau* 表能力之動詞（亦為模態詞），第二個字 *hiau* (曉)與 *e* 為近義詞，出現年代較晚，可視為能力義 *e* 之更新詞。

- (1) *e* 解（知道） > *e* + *hiau* 曉（通曉） > *e-hiau* 解曉 'can' (動詞；模態詞)
 (2) 我解曉英文
gua e-hiau ing-bun.
 （華語：我會英文）

史料顯示 *e* 也曾發展出「指使」(deontic)之意（楊秀芳 2001），而今日所使用之 *e-sai* 即為允許義模態詞，剖析該詞中的 *sai* (使)與第一字 *e* 之允許義是相通的。換言之 *e-hiau* 與 *e-sai* 之詞彙形成機制近似。語法化(grammaticalization)學理稱 *hiau* 或 *sai* 為更新詞，用以填補原始字 *e* 逐漸淡化甚或失去之語意。²

這種重複現象在三個語言中均出現，如表二所示。客語的 *hiau-ded* (曉得)字面意義為「知道、知曉」，與閩南語 *e-hiau* 之發展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二者均進一步虛化為模態詞。反觀華語「曉得」的原始動詞意依舊濃厚。

- (3) *gua e-hiau sai-tshia.* （我解曉駛車） 閩南語
ngai voi/hiau-ded sii-cha-er. （我會/曉得駛車） 客語
*wo hui/*xiaode kai-che.* （我會/*曉得開車） 華語

表二 三語之肯定模態、時貌詞

² 在此不討論語法化與詞彙化之差異

	閩南語	華語	客語
Possibility 可能類	e-hiau 解曉‘can’ (ability) e-sai 解使 ‘can’ (permission) <i>e</i> (futuraity ‘will’)	<i>bui; neng</i> 會；能 ‘can’ keyi 可以 (permission) <i>bui</i> 會 ‘will’ (futuraity) keneng 可能 ‘may’	<i>voi; hiau-ded</i> 曉 得 ‘can’ zo-ded 做得 (permission) <i>voi</i> ‘will’ 會 (futuraity)
Volition 情願類	<i>e</i> ‘will’ 解 <i>beh, ai, beh-ai</i> 欲愛 ‘want’	<i>bui</i> ‘will’ xiangyao 想要; <i>yao</i>	<i>voi</i> 會 ‘will’ siong-oi 想愛; <i>oi</i>
Necessity 義務類	<i>tiob, ai, tiob-ai</i> 著愛	<i>yao</i>	<i>oi</i>

過去文獻討論客語模態詞多限於 *voi* (會) 與 *oi* (愛), 如劉英享(2000)。仔細探討客語的模態表現還有 *-ded* (得) 的用法。這些添增的字, 在語形上與其他二語雖有不同, 但構詞策略卻大同小異, 如前所述, 語意虛化是其中一個誘因。

共時語料 (否定詞組)

當代共時語料顯示, 閩南語否定系統中, 單一否定詞常兼具兩項功能: 一為否定, 二則為模態 (前三列) 或時貌 (後兩列)。譬如: *bian* 兼含否定及「需要」之意, 如表三第三列所示。

表三 閩南語否定詞之語形及語法³

	肯定	否定	語形及語法
Abilitive 能力	<i>e</i> 解	<i>be</i> 袂	<i>be</i> ‘cannot’ = Neg + Mod: <i>e</i> ‘can’
Volitional 意欲	<i>beh</i> 欲	<i>m</i> 毋	<i>m</i> ‘not.want’: Neg.Mod <i>bo-beh</i> ‘not-want’ = Neg: <i>bo</i> + Mod: <i>beh</i> <i>bo-ai</i> ‘not-love’ = Neg: <i>bo</i> + Mod: <i>ai</i>
Necessitive 需求	<i>tiob</i> 著	<i>bian</i> 免	<i>bian</i> ‘not.need’: Neg.Mod
Possessive 擁有; 時貌	<i>u</i> 有	<i>bo</i> 無	<i>bo</i> ‘not have’ = Neg.V (possessive) <i>bo</i> ‘not.have’ = Neg.Asp
Perfect 完成	--	<i>bue</i> 未	<i>bue</i> ‘not.yet’: Neg.Asp

³ Asp 表時貌詞; Mod 表模態詞; Neg 表否定。

有別於前述否定-模態雙重功能體系，另一套系統則為否定字純為否定使用。前系統有轉化為後者之趨，此趨勢更讓閩南語往分析語(analytic language)的端點邁進。⁴ 譬如，表三第二列顯示 *m* 與 *bo-beh* 及 *bo-ai* 三者當代閩南語是共存的（雖然三者仍有區別），*bo-beh* 或 *bo-ai* 當中的 *bo* 在此即為純粹否定詞(pure negator)，有別於否定時貌詞 *bo*。⁵ 此現象顛覆了長期以來視 *m* 為閩南語單純否定詞的文獻說法，亦顯示了語言的變遷。

本研究同時發現客語及華語均具有相同的趨勢。客語對應詞為 *mo-oi*，華語則為 *bu-yao* 不要；*mo* 與 *bu* 均為單純否定詞。不同的是，當代台灣客語似乎沒有一個兼具否定及情願模態「意欲」之單字。表四比較客語與閩南語之否定詞系統，閩南語五個對應於客語的三個否定詞自然呈現了若干不對稱的關係。

表四 閩南語與客語之否定系統比較

	閩南語	客語
can.not	<i>be</i> 袂 <i>be-biau</i> (abilitive) 袂曉 <i>be-sai</i> (deontic) 袂使	<i>m-voi</i> (abilitive) 毋會 <i>m-biau-ded</i> (abilitive) 毋曉得 <i>ʒo-m-ded</i> (deontic) 做毋得
not.want	<i>m</i> 毋 <i>bo-beh</i> 無欲; <i>be-ai</i> 無愛 <i>bo-siunn beh</i> 無想欲	<i>mo-oi</i> 無愛
need.not	<i>bian</i> 免	<i>m-sii</i> 毋使
possessive	<i>bo</i> 無	<i>mo</i> 無
have.not	<i>bue</i> 未	<i>mang</i> 旨

上述綜合-分析式的否定機制並非閩南語獨有，華語以 *bu* 做為單純否定詞，與肯定模態詞結合而形成否定；另一基本否定字 *mei* 則擔負不同功能。客語的基本否定詞中，*m* 為單純否定詞；*mang* 具有雙重功能，如例句(4)所示；*mo* 則視環境而定。在例句(5)當中 *mo* 具雙重功能，例句(6)的 *mo* 則為單純否定詞。此現象與前述閩南語單純否定詞 *bo* 的變遷趨勢相同，過去文獻中未提及。⁶

(4) *ngai han mang sbid-fan.* (華：我還沒吃飯)

(5) *ngai mo sbid-fan.* (華：我沒吃飯)

(6) *ngai mo-oi sbid-fan.* (華：我不要吃飯)

⁴ 若將綜合語(synthetic languages)列為線段之左側端點，分析語(analytic languages)置於右端點，則每種語言都可在此線段中找到定位。相較於客語及華語，閩南語在否定系統的表現方面比較偏向綜合語的特性。

⁵ 此共存現象於 Lien(2008)提出，本研究進一步闡述並予以延伸。

⁶ 以客語否定詞單獨為題之研究相對較少，如：鍾榮富(2000)及房子欽(1994)。

本論文詳述閩南語的肯否對應。就客語而言，比較表四與表五，看似否定的形成策略是分析式的(analytic)，亦即以 *m* 為單純否定詞加上肯定模態詞所形成，然而 *m-sii* (毋使)的肯定並非 *sii* (使)，此種結果亦非獨一無二，觀察漢語方言或外語也不乏類似例。客語 *oi* 擔負了兩個角色（情態類「意欲」與義務類「需求」），但閩南語卻由不同的模態詞(*beh* 與 *tiob*)擔綱。

表五 客語與閩南語之肯定模態及時貌詞

	閩南語	客語
can	<i>e</i> (abilitive) <i>e-biau</i> (abilitive) <i>e-sai</i> (deontic)	<i>voi</i> (abilitive) <i>biau-ded</i> (abilitive) <i>ʒo-ded</i> (deontic)
want	<i>beh</i> ; <i>ai</i> ; <i>siunn-beh</i>	<i>oi</i>
need	<i>tiob</i> ; <i>tiob-ai</i>	<i>oi</i> ; <i>*sii</i>
possessive	<i>u</i>	<i>rhiu</i> 有

下表簡述三語否定系統，由左至右，閩南語有五個基本款(*be, m, biau, bo, bue*)，華語有兩個(*bu, mei*)，而客語則有三個(*m, bo, mang*)，均以粗黑標示，三語言其他共異處細節在此省略。

表五 否定系統比較

英語	閩南語	華語	客語
can.not	<i>be-biau</i> (abilitive) <i>be-sai</i> (deontic)	<i>bu-neng</i> ; <i>bu-bui</i> (abilitive) <i>bu-keyi</i> (deontic)	<i>m-voi</i> ; <i>m-biau-ded</i> (abilitive) <i>ʒo-m-ded</i> (deontic)
will.not	<i>be</i>	<i>bu-bui</i>	<i>m-voi</i>
not.want	<i>m</i>	<i>bu-yao</i>	<i>mo-oi</i>
need.not	<i>biau</i>	<i>bu-yong</i>	<i>m-sii</i>
possessive	<i>bo</i>	<i>mei</i> (you)	<i>mo</i>
have.not	<i>bue</i>	<i>mei</i> (you)	<i>mang</i>

論文最後(第八章)討論肯否定系統的解構。首先是疑問標記與其模態或時貌的不對稱。以閩南語為例，最明顯的就是 *bo* 的「跨邊際」用法，如例(7)'與(8)'所示，句尾的疑問標記 *bo* 變成單純疑問詞，無需與模態詞配對。閩南語的疑問詞與肯定模態詞原有一對一的對應關係，如例(7)之 *beh-m* 對應以及例(8)之 *e-be* 對應，在此模態詞與疑問詞之間存在著特徵檢驗(feature checking)。當代閩南語已產生變遷，前述兩類用法均可見於語料庫；此外，句尾的疑問標記 *bo* 已演變成單純疑問詞，無需與模態詞 *beh* 或 *e* 配對。

- (7) *i beh khi m?* (7)' *i beh khi bo?* (華語：他要去嗎?)

(8) *i e kbi be?* (8)' *i e kbi bo?* (華語：他會去嗎？)

上述變化並非無跡可循。華語的 *ma* (嗎) 正是這種單純疑問詞。觀察客語的兩種模態體系，亦採同一疑問詞，如例(9)與例(10)所示。比較對應之否定句，如例(11)及(12)所示，客語 *mo* 的疑問詞相對應的是閩南語的 *bo* 或華語的 *ma*。顯見即便三語的語法化速度與方向未必一模一樣，但發展途徑卻殊途同歸。此論點在論文中僅詳述閩南語的部份。此結果來自否定字的語意特徵在重新分析過程中丟失(loss)。結果顯示，閩語及其他兩個分析語言(客語及華語)雖然不同，然而這些差異經語法化之後，僅限於語形(morphological)的層級，而非語法(syntax)。

(9) *gi oi hi mo?* (華語：他要去嗎？)

(10) *gi voi hi mo?* (華語：他會去嗎？)

(11) *gi mo-oi hi.* (華語：他不要去。)

(12) *gi m-voi hi.* (華語：他不會去。)

七、結論及建議事項

否定議題向為漢語語言學界關注，以形式句法(formal syntax)框架詮釋語法化(grammaticalization)亦非獨創。本論文之主要特色在於研究的廣度，除了匯集漢語多語資料(客語、華語及閩南語)之外，在單一語言方面詳論了閩南語五個基本否定詞，亦為少數運用西方語言學理論探討跨語言否定詞語法化之文獻。此外，本研究也納入了否定、模態以及時貌詞的類型學(typology)討論，對於否定詞進一步虛化為疑問標記也提出了現象分析與理論見解。限於篇幅，本研究語料庫分析(corpus analysis)僅限於閩南語，可惜未能擴及客語及華語。所幸文中所參酌之華語文獻，已有不少以語料庫分析為基礎者，未來研究宜考量納入大規模的客語語料庫。

(參考文獻請參酌論文)